

<<魔山/全译本世界文学名著典藏>>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魔山/全译本世界文学名著典藏>>

13位ISBN编号：9787535440464

10位ISBN编号：7535440460

出版时间：2009-1

出版时间：长江文艺出版社

作者：托马斯·曼

页数：841

字数：616000

译者：陈丽丽,姜静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内容概要

《魔山》的主人公汉斯·卡斯托普是一个刚毕业的年轻人。他到瑞士达沃斯山顶疗养院探望表兄约阿希姆，计划停留三周，可是他在疗养院一住就是七年。若不是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也许还会无限期地待下去。他滞留在疗养院表面上是因为感冒和医生的恶劣医德，其实是他迷恋上了这里的生活。这里的人病态而怪诞，少妇克拉芙吉娅·苏夏更使他着迷。人文主义者塞特姆布里尼反对他陶醉于音乐和形而上学，劝他远离苏夏，离开疗养院，他却充耳不闻，反而越陷越深。和塞特姆布里尼争夺汉斯的除了苏夏，还有耶稣会会士纳夫塔。他是宣传虚无主义、鼓吹专政和暴力、自称无产阶级代言人的诡辩家。为了抵消纳夫塔对汉斯的影响，使之信奉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确立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塞特姆布里尼在各个思想领域与纳夫塔进行了辩论。汉斯在论战中摇摆不定，既觉得有意思，又充满了困惑：他有时讨厌人文主义者的喋喋不休，有时又对这理性的导师感激涕零；一会儿对宗教虔敬万分，一会儿又对其冷嘲热讽。最终打败这两位雄辩大师的是来自荷兰的咖啡种植园主皮伯科恩，他在情人苏夏的陪同下来到疗养院。

他思想简单、话无整句，食与色就是他生活和思想的全部；他带来了接连不断的宴会、舞会，在他面前，雄辩家们矮了一截。可他却因为阳萎而自杀，苏夏也因此离开疗养院，那些交往甚密的朋友也各奔东西。生活把汉斯的幻想一个个击得粉碎，使他感到痛苦和孤独。历史用战争打断了卡斯托普丧失了时间的梦，并猛然把他抛到了一战战场上，成为战争的牺牲品。

<<魔山/全译本世界文学名著典藏>>

书籍目录

楔子第一章 到了 三十四号房间 在餐厅里第二章 洗礼盆和双重性格的祖父 在蒂纳贝尔家和小汉斯·卡斯托普的品行第三章 心口不一 早餐 玩笑、临终圣餐、打断的欢笑 意大利魔鬼 精神历练 多说了一句 当然，是位女士！

艾尔宾先生 魔鬼提出有损名誉的建议第四章 必需的购买 关于时间感受的补充说明 他试着讲法语 政治上可疑 希培 分析 怀疑和揣测 用餐席问的对话 增加的疑虑关于两位祖父在黄昏荡舟 体温表第五章 永远的汤汁 上帝啊，我看见了 自由 多变的水银柱 百科全书 关于人体 研究 死神之舞 沃尔帕吉斯之夜第六章 改变 一位新来者 关于上帝之国与罪恶的释放 暴怒甚至更糟糕的事 进攻被击溃 精神的磨练 雪 一名勇敢的战士第七章 海滨漫步 明皮尔·皮伯科恩 二十一点明皮尔·皮伯科恩(续)明皮尔·皮伯科恩(完)麻木不仁和谐乐章高度可疑狂躁不安晴空霹雳《魔山》之创作历程及其他

章节摘录

第一章 到了仲夏时节，一位谦逊的青年正在旅行，他要从家乡汉堡去格瑞森州的达沃斯高地作一趟为期三周的访问。

从汉堡到达沃斯有一定距离；但要和在那里逗留的短暂时间相比，这段旅途显得无比漫长。一路上翻山越谷经过了好几个国家，从德国南部高原，一直到康斯坦茨湖滨，再乘船越过波涛汹涌的湖面，还要途经深不可测的沼泽。

就在那儿，本来是一条宽阔的大道，却分出很多小岔路。路上还有好些个关卡，需要办理通关手续。

到了瑞士境内，在罗尔沙赫，还要再次搭乘火车，但是只能开到兰德夸特——阿尔卑斯山的一个小车站，在那里你还得换车。

而且，你得在那毫无生趣的地方，站在风中等候很久，才能登上一列窄轨火车。

接下来，当火车那小而强劲的引擎发动时，一场惊心动魄的旅程才算真正开始。

火车沿着陡峭的山坡向上攀爬，似乎永无休止。

兰德夸特车站的海拔高度相对较低，但此刻，火车在荒野和峭壁中奋力驶行，一直朝着阿尔卑斯山的高处挺进。

汉斯·卡斯托普——这个青年的名字——独自一人坐在灰色软座车厢里，身边放着他的舅公兼养父，蒂纳贝尔领事（我们先简单提一下他的名字）送的礼物——一只鳄鱼皮手提包。

他还带了一条旅行毯和一件冬季外套，大衣正挂在车厢内的衣钩上。

由于午后变得很凉，窗户被放了下来，这位娇生惯养的少爷便把真丝夏季外套的衣领竖了起来。

在他旁边的座位上躺着一本名为《远洋轮船》的平装册子，旅行一开始，他就断断续续地阅读着，但是现在却把它撂在一边。

发动机轰隆轰隆，喘气似的吐出烟圈，杂志的封面落上了一层煤灰。

小伙子涉世未深，以至于才两天的旅程就让他像变了一个人似的，跟过去大不一样了。

什么责任、志趣、关爱和仕途等等，他都无心顾及，这种远离尘嚣的感觉甚至比他坐马车去火车站的路上所预感到的还要强烈。

在汉斯本人与其出生地之间来回旋转的空间里，有一种时间力量在操纵着。

空间的变换，如同时间的流逝一样，时刻使他的内心都发生着微妙的变化，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远超出时间的影响。

空间，也可以像时间那样使人忘记一切，但前提是我们的肉体不再受周围环境的束缚，而且能回到那种无拘无束的原始状态。

是的，瞬息之间，它甚至能使学究们或者腓力斯人般的市侩统统变成流浪汉。

我们常说，时间如忘川。

，但换个地方呼吸也跟在忘川里饮水差不多；尽管作用还不太彻底，但效果依然是明显的。

这就是汉斯·卡斯托普此时的切身体会。

他本没有过分看重这次旅行，也不想深陷其中。

他原本倒是想快点结束这段旅程，毕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然后早日返回，开始新的生活。

但现在，既来之则安之吧。

直到昨天，他脑海中还萦绕着挥之不去的问题，包括两件事情：一是回忆着他刚刚通过的考试，二是想象着不久将去“通德·威尔姆斯”公司（一家造船公司，兼营机械制造和金属冶炼）实习的情景。

他性情浮躁，对于眼下这三周的生活，原本压根儿就没放在心上。

可是现在，他全神贯注于眼前这一派景象，全然不能掉以轻心。

此刻，火车带他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他心里很清楚，这个地方生活条件异乎寻常，或者说是由于资源缺乏而会艰苦困难。

他激动起来，带着些许担心。

以往的生活已距他几百米开外，似乎离他已经很远，况且火车还在继续攀爬，所以会越来越远。

辗转于过去和将要到达的未知世界之间，他还不知道今后该如何生活。

他出生于海拔仅有几米的平原，却一下子来到这片高地，而且沿途都没有休息，也许这对他来说是不明智的。

他真希望已经到达了目的地，因为他以为，一旦到了那儿，就能像到其他地方一样，不会再去回想坐车爬山的这段不惬意的旅程。

他向车外眺望：火车正穿行在蜿蜒曲折的峡谷中；他可以看见前面几节车厢，也能看到火车头吐出的团团黑烟，黄而发青，随风飘散。

右侧深谷中的激流咆哮奔腾，左边山岩间的棵棵暗黑色枞树高耸于灰茫茫的天空之中。

火车驶进黝黑的隧道，不一会儿，当它重见天日时，宽广的峡谷便印入眼帘；谷底，无数村落星罗棋布。

过了这个峡谷，又出现了新的山谷，在谷间裂口处还能看到皑皑白雪。

火车有时会在简陋肮脏的小站做短暂停留，也会在稍大点儿的站歇歇脚，接着又朝相反方向行驶，让人搞不清楚火车究竟是在往哪个方向前进，自己现在究竟又身在何方。

眼前重峦叠嶂，景色雄伟瑰丽、变幻无穷，令人肃然起敬。

山间小径迂回曲折，此起彼伏，最后从眼前消失。

汉斯·卡斯托普想，也许火车已驶离绿树成荫的地带，鸟语花香的景色也没有了。

想到这儿，他不由得感到生命变得空虚贫乏，以致突然一阵眩晕。

他闭上眼睛，用手托住额头，好几秒钟后才恢复过来。

他感到火车不再向上爬了，火车已经越过了峡谷顶峰，此刻正在谷底平原稳稳当当地前行。

快八点了，但天还很亮。

远处依稀可见一潭湖水，湖面青灰。

湖边一片黑糊糊的枞树林，一直延伸到周围的高地，越往上，越稀疏，到最上面只露出光秃秃的石头，薄雾缭绕。

火车在一个小站停了下来，汉斯·卡斯托普听到有人在喊：达沃斯到了！

很快他就要抵达目的地了。

突然，他听到一种声音，离他很近，那是他表哥令人愉悦的汉堡腔，只听见约阿希姆·济姆森说：“嗨！

终于找到你了！

你到了，快下车吧！

”汉斯探头一看，他表兄正站在月台上，身穿一件棕色宽松外套，没戴帽子，看上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精力充沛。

约阿希姆·济姆森笑着继续说道：“快出来吧，错不了的。

”“但是还没有到站啊！

”汉斯·卡斯托普茫然不知所措，依旧坐着不动。

“不，你已经到了。

这个村子就是。

这儿离疗养院比较近，我雇了辆马车，快把你的行李给我们。

”于是，尽管有点困惑，汉斯·卡斯托普在一片到达与重逢的激动和欢笑声中，把手提包、冬季大衣和带有手杖与雨伞的行囊一一递给表兄，最后把那本《远洋轮船》递出窗外交给他。

接着他自己沿着狭长的过道走出了车厢，跳到月台上，面对面地向表哥致意。

他们的见面并没有过分热情洋溢，头脑冷静的人们之间总是保持这种默契。

奇怪的是，这对表兄弟不以名字互称，大概是想抑制住内心的激动。

而且，他俩也不大好以姓氏相称，所以就按老规矩，互相用“你”来称呼。

他们飞快地握握手，年轻的济姆森脚跟并拢，以军姿站立着，一点儿也不尴尬。

有个身穿制服、头戴针织帽的男人在一旁瞧着，他走上前来，向汉斯·卡斯托普索要行李票；因为他是国际山庄疗养院的搬运工，所以在这两位绅士驱车径直前去晚餐时，他要去另一个车站取回这位访客的大行李箱。

这人走起路来一瘸一拐，十分明显，汉斯·卡斯托普很是好奇，他向表哥问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他

<<魔山/全译本世界文学名著典藏>>

是退伍军人吗？

为什么瘸得那么厉害？

” “退伍军人！

哼！

当然不是！

”约阿希姆答道，话语中有些讥讽。

“他膝盖有毛病，或者说，是过去闹过病，后来膝盖骨 被截去了。

” 汉斯·卡斯托普迅速思量了一番。

“原来是这样啊！

”他嘀咕着，边走边回头瞥上一眼，“可是我仍不敢相信，你居然还生着病。

为什么啊，你精神得看上去像是刚参加完军事演习回来。

”他斜眼瞄着他表哥。

与汉斯相比，约阿希姆肩宽个儿高，年轻力壮，天生就是个当军人的料。

他皮肤黝黑，这在金发蓝眼的国度里并不罕见。

本来一张栗色的脸，由于长期日晒，现在几乎变成古铜色了。

一双眸子又大又黑，嘴唇长得也挺好看，蓄着一小撮黑黑的胡子，如果不看那对招风耳，他绝对算得上是个美男子。

在过去的某段时间中，这对耳朵是他生活中唯一的烦恼，但现在，他有了另外的烦恼。

汉斯·卡斯托普接着说道：“你这次要和我一块儿下山回家吗？

我看你没什么大碍嘛！

” “下山回家？

”这位表哥瞳孔放大，直愣愣地瞪着表弟。

只不过上山五个月，一双向来都很温柔的眼睛，已经变得眼神慵懒而近乎忧郁。

“你是指什么时候？

” “三周以后啊，有问题吗？

” “嘿，我知道了，你心里已经在盘算着回家了。

”约阿希姆答道，“先等一下，嗨，你可是刚刚才到达呀。

对我们山上人而言，三星期算不了什么。

但对你而言；因为只是来这里做客，而且只待三周，所以这段时间也确实不短了。

你得先适应这儿的水土，但不久你就会发现，做到这点也很不容易。

在这儿，气候绝不会是唯一的怪事。

以后，你会看到一些闻所未闻的事情，等着瞧吧！

至于我的病呢，可没你想象的那么轻松。

你刚才提到‘三周后回家’，这只是你们这些山下人的想法。

没错，我知道我变黑了，但这主要是因为积雪长期反光晒的。

贝伦斯大夫常说，这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上次健康例检时，他还说，我肯定还得在这儿待上半年。

” “半年？

你疯了吗？

”汉斯嚷起来。

编辑推荐

这部小说以一个疗养院为中心，描写了欧洲许多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人物，其中有普鲁士军官、俄国贵妇人、荷兰殖民者、天主教徒……他们都是社会的寄生虫。整个疗养院弥漫着病态的、垂死的气氛，象征着资本主义文明的没落。作品通过人物之间的思想冲突，揭示出颓废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血缘关系。小说主人公汉斯·卡斯托普最后以参加战争来摆脱无聊的、空虚的生活，说明作者看到了欧洲资产阶级社会生活和战争之间的内在联系。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